



列傳

儒林

程迥

廖德明

徐夢莘

黃震

文苑

宋白

鄭起

李度

柳開

錢熙

劉清

湯漢

李心傳

梁周翰

和峴弟蒙

韓溥

夏侯嘉正

真德秀

何基

葉味道

朱昂

馮吉

鞠常

羅處約

魏了翁

王栢

王應麟

趙都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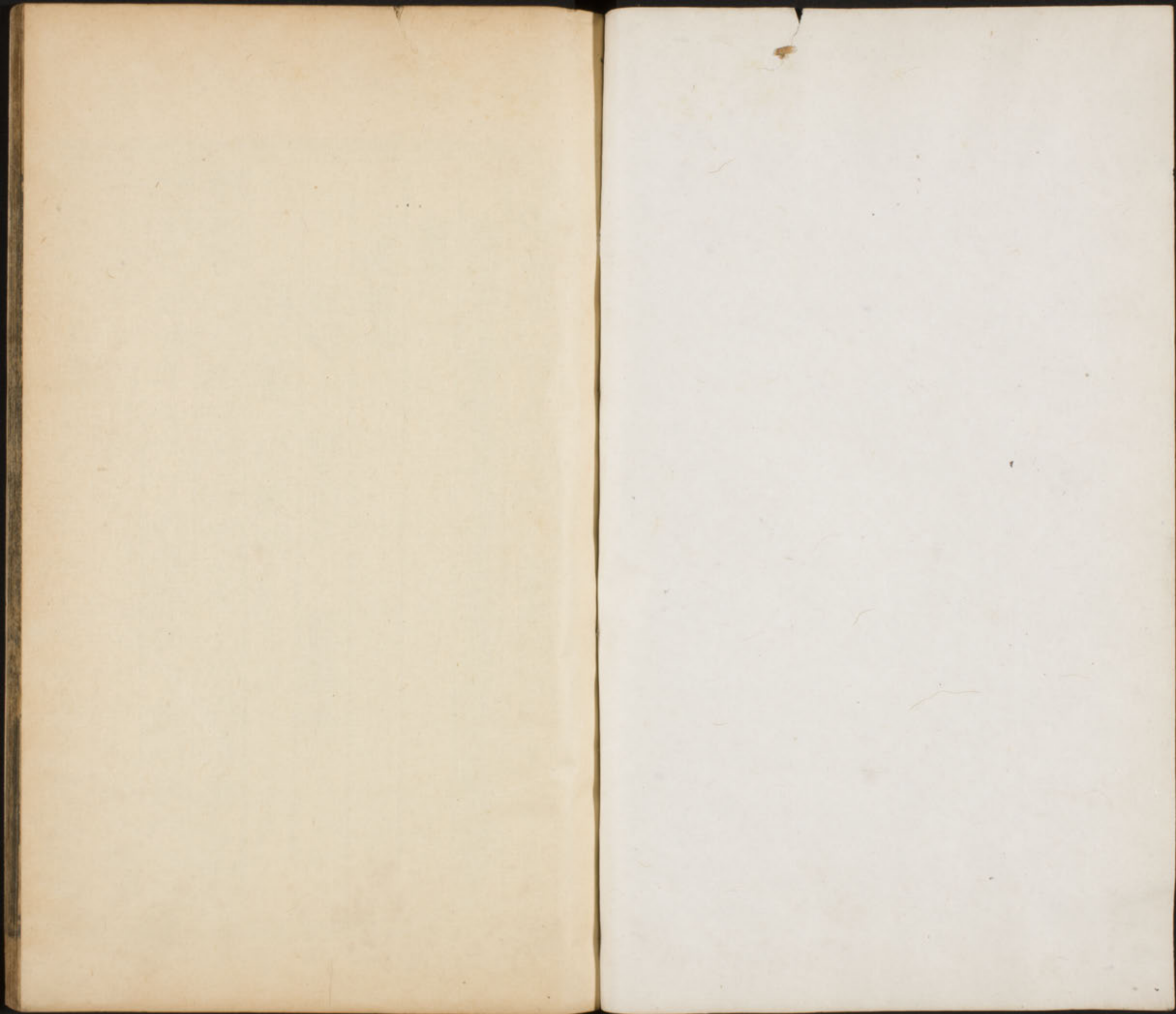
高頓

宋準

安德裕

明監本宋史

卷百八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六 宋史四百三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舊羅國重壽郡書省右丞相檢校國史館直學士兼御史大夫

程迥

魏子翁

廖德明

劉清之

直德秀

程迥字可久應天府寧陵人家于沙隨靖康之亂徙紹興之餘姚年十五丁內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得以考德問業焉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揚州泰



與尉訓武郎楊大烈有田十頃死而妻女存俄有訟
其妻非正室考官沒其貲且追十年所入租部使者
以護迴迴曰大烈死貲產當歸其女女死當歸所生
母可也調饒州德興丞次盜入縣民齊劾家平素所不
快者皆尋經逮獄州屬迴決禁囚辨其寃者縱遣之
削訟不已會護盜無辜國初猶訟還所縱之人迴曰盜
既獲矣再令追捕或死於道路使其骨肉何依豈審
寃之道哉唐肅宗時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為盜所殺
因掠女去隱忘十餘年手刃盡誅其黨劉其肝心以
祭其父兄迴取春秋復讎之義頌之曰大而得其正

者也表之曰莫差程烈又改知隆興府進賢縣省符
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買田其從子懇有
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追正令
候母死服闋日理為已分令天下郡縣視此為法迺
為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溫清不
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祭異財者有祭當報牒
之初縣令赦而遣之使聽命于其母可矣何稽端徧
懇有司而遠于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注曰臣無訟
君之道為衛侯鄭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於命大
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豈其親者

聞之不覺泣涕之橫集也按今文分財產謂祖父母
父母服闋已前所有者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
借使其母一朝盡喪其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既使
歸于其母其日前所費乃早勿轉用尊長教法須五
年尊長告乃為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
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乎慈不死于母之前乎守令
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
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為人母者民饑府檄
有愬閉糶及糶與商賈者迥即論報之曰力田之人
細米每斗才九十五文遍於稅賦是以出糶非上戶

也縣境不出貨寶苟不與外人交易輸官之錢何由
而得今強者羣聚脅持取錢毆傷人者甚衆民不
敢入市坐致缺食申論再三見從乃已縣大水亡稻
麥郡蠲租稅至薄迥白于府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
可得徒存欠籍乃悉蠲之郡僚猶曰度江後來未嘗
全放恐戶部不從迥乃論之曰唐人損七則租庸調
俱免今損十矣夏稅後錢不免是猶用其二也不可
謂寬議乃息境內有婦人傭身紡績春簸以養其姑
姑感婦孝每受食即以手加額仰天而祝之其子為
人牧牛亦乾飯以餉祖母回康得之為記其事白于

郡郡給以錢粟調信州上饒縣歲納租數萬石舊法
加倍又取斛面米迴力止絕之嘗曰令與吏服食者
皆此邦之民膏血也曾不具思而橫斂虐民鬼神其
無知乎州郡督索經總錢甚急迴曰斯錢古之除陌
之類今其類乃三倍正賦民何以堪反復言之當路
奉祠寓居番陽之蕭寺程祥者從伯父待制昌禹來
居番陽昌禹死遂矣所依祥繼亡祥妻度氏猶質賣
奩具以撫育孤子文之罄竭瀕死鄰家皆莫識其面
有欲醮之者度曰吾兒幼若事他人使母不得撫其
子豈不負良人乎終辭焉或為迴言其事迴走告于

郡守月給之錢粟迴居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
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讎訟一語解去猾吏
姦民皆以感激久而悔悔欺詐以罪賤則賓禮賢士
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為之陳說詩
書質疑問難者不問蚤暮勢位不得以交私祠廟非
典祀不謁惡德潛善無問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勵風
俗或周其窮阨俾全節行聽決獄訟期於明允凡上
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為苟且責漢民偽作異
名誣怨縣令石邦彥迴言匿名書不當受轉運使
不謂然遂與大獄庚死者十有四人及聞省寺遂報

四百一十人
如迴言迴嘗授經學於崑山王孫嘉木聞人皮
陵俞樾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等編
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之說
諸論辨太玄補贊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醫
經正本書條具乾道新書度量權三器圖表四聲韻
淳熙襟志南齋小集卒官朝奉郎朱熹以書告迴子
約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
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談非獨章句之儒而已嘗不
得一試而奄棄盛時此有志之士所為悼歎咨嗟而
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約

以致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
名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受業於兄靖之甘負力學博

極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袁州宜春縣主

簿未上丁父憂服除改建德縣主簿請於州俾民自

實其戶由是賦役平爭訟息調萬安縣丞特江右大

侵郡徼視旱徒安所陷親與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

實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

外鄉遠民勢豈能采老幼疾憲之人必有餒死者今
有粟之家闕不肯糶實窺伺糶效者衆也在我有政

則大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地
為八俾有粟者分振其鄉官為主之規畫防閑民甚
賴之帥龔茂良以採荒實跡聞于朝又借諸公薦之
發運使史正志按部至筠俾清之拘集州縣時零之
賦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因子
言謂子愛民特立將薦子矣其以闕闕來清之貽之
以書曰所謂贏資者皆州縣侵刻於民法以當禁縱
有贏資是所謂羨餘也獻之自下而認正之今則止
而求之乃自上焉不奪不厭其弊有心可勝言者願
侍郎自請于朝姑歸貳卿之班主大曲校經費以佐國

家如此則士孰不願出侍郎之門不然某誠不敢玷
侍郎知人之鑒以為有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
丞相詣吏部銓得知宜黃縣茂良入為參知政事與
丞相周必大薦清之于孝宗召入對首論民困兵驕
大臣退託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并謀合智清
明安定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人未有俗不可變弊
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又言用
人四事一曰辨賢否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
者可為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
事至於專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實今

四百一十
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官則失之侵偏輟詔史官
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方親定載之
命書依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然知之
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謂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
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
呀長四曰聽換授謂文武之官不可用違其才然不
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略
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選者一人於合入資
格外稍與優獎改大常寺主簿丁內艱服除通判鄂
州鄂大軍所駐兵籍多偽清之白郡及諸司請自通

判厥始俾偽者以實自言而正之州有民妻張以節
死嘉祐中詔封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中更兵火
至是無知其墓者清之與郡守羅頤訪而祠之鄂俗
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習為富然而尤謹奉
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異諸
火清之皆諭止之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衡自建炎
軍興有所謂大軍月椿過湖錢者歲送漕司無慮七
八萬緡以四邑所入趨引錢及郡計畸零首米折納
充之舊法民有吉凶聚會許買引為酒趨謂之趨引
錢其後直以等第覈納衡有五邑獨覈其四取民之

四百一十
辭不正良民徧受其害而黠民往往侮易其上乃弁
與常賦不輸雖得颺引職五萬緡而常賦之失不啻
數萬緡矣清之請於朝願與總領酌損補移漸圖
蠲減不報遂戒諸邑董常賦緩襟征閱舊通戒預折
新簿籍謹推收督以銷明通員防帶鈔治頑梗吏
姦擾戶長費用有節滲漏有防稽考有政補置有漸
先是郡節厨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
致折蠲清之歎曰此何待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
公吾之所以事上官者惟究心於所職無負於吾民
足矣豈以酒食貨財為勳哉清之自常祿外悉歸之

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糧官無奉上供送使無
可備已而郡計漸裕民力稍蘇或有報白于自書之
吏不與焉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刀務
本農工商賈莫不斤勸教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
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媾以時喪葬以禮詞意質直簡
而易從邦人家有其書非理之訟日為衰息念士風
未振每因月講復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
設為疑問以觀其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
序來者日衆則增築臨蒸精舍居之其所講先正經
次訓詁音釋次疏先儒議論次述今所編釋之說然

後各指其所宜用人君治天下諸侯治一國學者治
心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有可舉而措之之實黜武
場凡禁軍校於他所隱於百工者悉按軍籍俾詣訓
闕作朱陵道院祠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
於左祠晉延節太守劉翼宋死節內史王應之於右
雅儒言士日相周旋其間而參佐謀論多在焉劉孝
昌者摯之孫也貧不自立清之買由以給之部使者
以清之不能媚已惡之貽書所厚臺臣誣以勞民用
財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采學者謂
晉臣鄭僑尤表羅點皆力薦清之於上光宗即位起

知袁州而清之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徃候
疾不廢講論及天下孜孜歎息若任其真者病且
革為善以引向活彭龜年賦二詩以別朱熹揚萬里
取高氏送終禮以授二子曰自歛至葬視此從事周
必大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
慮可益遂卒初清之既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科及
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呂伯恭
張武皆神交心契汪應辰李燾亦欽慕之毋不逮養
每晨闔手澤涕泗交頤從兄肅流落新吳族父驛寓
丹陽文寓臨川皆迎養之從祖子僑為邵州錄事參

軍死吳錫之亂清之遣其孫晉之致書言守得真遺
骨歸葬焉族人自遠來館留之不忍使之遠去嘗存
范仲淹義莊規矩勸大家族衆者隨力行之本之家
法參取先儒禮書定為祭禮行之高安李好古以族
人有以財為訟見清之象章清之為說訟家人二卦
好古惕然遷舍所訟市程氏易以歸卒為善士所著
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墨莊總
錄祭儀時令言續說苑文集農書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建之浦城八四歲受書
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負教之同郡楊圭見

而異之使歸其諸子學卒妻以女公慶元五年進士

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

為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首

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

日者以行人之遣金人欲多歲弊之數而吾亦曰可

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

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皆京之唯謹得無

滋慢我乎抑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為

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幣以厚

其力棄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

此有識所為寒心又言侂冑自知不為清議所奪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三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災感蝗蝗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浙王府教授學士院權直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拒羣盜方張之銳四年選著作佐知同列相志德秀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德秀會言官賦之

德秀力辭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為中國憂蓋金亡則上天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四年宋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片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敗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皆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

斷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喑嘿如與豈不殆
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
時鈔法稽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莫敢以上聞德
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屬陌四錢而
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
高下配民藏楮幣南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
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
卿又言金人必亡若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求命為心
充金國貨帑使及野貽聞金人內變而返言于上
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野貽汝壤無際陂湖相連民

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
為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施丁壯不
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但有警則徒以長江為恃豈
如及今大脩墾田之政專為一司以頽之數年之後
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勤以兵法
不待糧餉皆為精兵又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
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趙燭曰吾徒須急引去
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為
秘閣脩撰江東轉運副使山東沈起朝廷猶與金通
聘德秀朝辭奏國非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

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
卿方有餘到江東日為朕搏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
早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
部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
望司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旅給談事而還百姓
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
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索裝太平州私創之大
斛新徽州守林琰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視匿振濟
米皆効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觀薛極每
謂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早

傷本輕監司好名板贍太過使明効庠以減德秀德
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設庠幹官而道傳尋亦
召還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
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蠲增至三十六艘輸租
之民者既聽訟惟恐示姓者自詣州泉多大家為
閭里者痛編之有訟田者至其券不敢爭海賊作
亂將逼城官軍敗德秀崇其死者乃親被方略禽
之獲編行海濱審視形勢以要言處以備不虞十
二平以業美殿修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乃稍濟
以嚴尤留意軍政發分鄂山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

黃失守必一起而安討之數載始平八服德秀先見十
五年以寶具護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
勤四字勸安撫使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等術源
流勉其士羅權酷除斛面米白免租糴以甦其民民
艱食既極力振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
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
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始其回
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志葬者孕者婦娶
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曰宋崇請以飛虎軍以壽曰

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擄
廣西共討平之司馬博守武岡激軍變勅博而誅其
亂者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首薦
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榦首薦文生民
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
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
變流聞四方所獲非淺嘗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
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精於小末灼然可考願討
論雍頤追封秦三合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
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

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不敢以為然。慶宗所以處象
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上
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願陛下知有
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雲川之獄未聞參聽於公
朝淮獨二閫乃出於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
家之私何惜不與眾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
朝者以饋及門為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
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悔又疏言朝廷之上
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首艾優傳伯成錫簡以
濡學褒崇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

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閫德秀德秀以知

致夫對親擢致夫直秘閣為司具手劄入謝因言

崔與之即為楊長儒即閩皆有譟聲廣加咨訪上

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延曰此高孝二祖儲

神燕閒地仰瞻楹額當如二祖具臨其上陛下所居

處密邇東朝亦敢遠告人主之奉今宮閣之表浸備

以一心而受眾攻亦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

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因極陳古者君德之法與先帝視報之勤寧宗小祥

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等之曰自漢文帝盛情變古惟

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嘗時不
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
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衣纁衰服灌明會治事
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舊習初政
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鞞
輜不以文繡此於羣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遂於德秀
屢進鯁言上皆虚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
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堅感章始駁德秀
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黃澤劾之遂以煥
章閣待制提西華王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

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

八又劾之請加竄越上曰仲

尼不為已甚乃止既賜

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

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

孰此以往汀寇起德秀乃薦

陳韓有文武才于常使使者史彌忠言于朝遂起韓

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典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

迎著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

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

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為或外寬

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

申未已或勸營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

四百一十八
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宗政司于泉公族
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廷歲助度牒已而
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坐是愈不可為德
秀請于朝詔給度牒百道州遠莫上親政以顯謨閣
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贖貨罷市
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異閩縣里正苦警
賦革之屬縣苦責糴便宜登常平振之海寇縱橫次
第禽殄之未幾聞金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
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為憂冬封事曰
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給

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振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
之重之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一年
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
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
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
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炎年知貢舉已得疾
拜叅知政事同編脩勅令經武要略三乞祠祿上不
得已進資政殿學士從舉萬壽觀無侍讀辭疾益冠
帝起坐迄謝事猶神癸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
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

四石一十介
無不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
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謂其文想
見其風采及宣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白是中
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洞奔擁出闕曰真首院至
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
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
十萬中外大絕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
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
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
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自受責其

議論與軹不同如此然自侂冑立偽學之名以錮善
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
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
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乙彙對越甲
乙集經筵講義崇平廟議翰林詞章四六獻忠集江
東採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既薨上思之不置謚
曰文忠

魏了翁字華父印州蒲江人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
如成人少長英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
里稱為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頌控有作者風

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
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盡心職業嘉泰二
年召為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
士院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福國中憂駭而不
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
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士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
有北伐之舉人情惴惴而憂疑備出金地廣勢強未可
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蓋亦急於內修
姑道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
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秘書省正字御史徐榘即

劾了翁對策狂妄獨任曾持不可而止明年遷校書
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蜀大將吳
曦以四川叛了翁策直必敗又明年曦誅蜀平了翁
奉親還里侂胄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
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為力辭召命
了翁生父憂解官心憂樂堂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
李燾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笑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
理之學差知漢刑漢書為繁劇了翁以此言俗為治
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責酒之弊嚴戶婚友訐
之禁復為文諭以厚公鹽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

會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發官一秩
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未數月復元官知眉州
眉雖為文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
治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耇簡拔後秀明望
諸學官親為講說誘掖指授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
貢士員以振文風復臺願置祭江鄉館利民之事知
無不為士論大服俗為之變治行彰聞嘉定四年擢
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
運判官戢更為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上
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趣

向朝論建之如其請遂寧闕守了翁行部事即具奏
乞脩城郭備不虞廷議斬其費了翁增埤浚隄如待
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旅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
始服豫防之意十年遷直秘閣知瀘州主管潼川路
安撫司公事丁母憂免喪差知潼川府約已裕民厥
績大著若游似吳泳字子才皆蜀名士造門受業十
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
與天地相以而後可以無曠天位并及人才風俗五
事明白切諫又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
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其

言進兵部郎中鐵改司封郎中集國史院編脩官轉
 對論江淮襄陽當分為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
 假以事權資以才用為職守御之計次論蜀邊墾
 田及實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十六年為省試
 參詳官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十七年遷秘書
 監尋以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
 仗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發有五謂宜察
 時幾而共天命首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
 之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論士
 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

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為謀則天下之患有
 不可終窮者今則由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
 焉蓋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
 拾人物無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剴切無所忌避
 而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
 忽異了公初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
 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
 公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
 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蓋即不安而求之
 對天地事太母見羣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

立而無事不可為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淳澆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志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不闡正學圖為久安長治之計又請申命大臣於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予書類皆出天蜀濟三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虞了翁每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應詔言事者十餘人朝士惟了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劇上最為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猶外示優容戒權尚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

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誘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五年改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無恙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州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

四百一十
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舍勸義塚
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彌遠堯上親庶政進華
文閣待制賜金帶因其任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
擅國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教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
事弊蠹不可滌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
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
典以集眾議三曰復都室之典以重官府四曰復侍
從之典以求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
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
八曰復德音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二衙之典以

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
實大陳時弊分別利害舉若白黑上讀之感動即於
經筵舉之成誦其後舊典皆復其初丘庶封章多乞
召還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望而並招之用了翁權
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
以為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
十失猶存又及脩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
於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
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書漏下四十刻而退
無同修國史無侍讀儀無吏部尚書經帙進讀上必

四百十人
改容以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皆苦
心空臆直述事情言人所難上悉嘉納且手詔獎諭
又奏乞收還保全彌遠家御筆乞定履畝之令以寬民力
廟乞趣崔與之參預政事乞定履畝之令以寬民力
乞詔從臣集議以採楮弊乞儲閣才以備緩急又因
進故事如儲人才擬國論如力圖自治之策如下罪
已之詔如分別襄黃二帥是非如究見黃陂叛卒利
害加分任諸帥區處降附遠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
奏皆當時急務上將引以共政而忘者相與合謀排
擯而不能安於朝矣執政遂謂近臣推了翁知其地

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公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
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畱卒併以江淮付了翁
朝論大駭以為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急至
上心焦勞了翁憊於避重既五辭帝獲遂受命開府
宣押同二府奏事上勉勞尤至尋無提舉編修武經
要略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
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
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于闕外乃
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接師裂
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為僉

四百八十二
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蓋在朝諸
人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為非雖
恩禮赫奕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遽召還前後皆
非上意也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
力辭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
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
骨詔下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
答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感額
久之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
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遣表聞上震悼輟視朝數日

有用才不盡之恨詔贈太師謚文靖賜第宅蘇州累
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安義周易集義易象
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
讀之大悟遂受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第知莆田縣
民有奉滯祠者罪之沉像于江會有顯者欲取邑地
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
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知滬
州有聲諸司且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況以道徇人
乎固辭不受選廣東提舉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歲當

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
啓封還之有鄉人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
行縣簿感其知已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其盛德
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
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韶韶人懼德明無笑自
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寇
斥核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人安然如平時徙知廣州
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為潯州教授為學
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于學潯士愛敬之
如甘棠在南海粵時立師悟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

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為講說近化之嘗語人
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老而郡惟用三代直
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宋史卷一百九十七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七 宋史四百三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君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駝等奉

勅修

儒林八

湯漢

何基

王栢

徐夢華

弟得之從子天麟附

李心傳

葉味道

王應麟

黃震

湯漢字伯紀饒州安仁人與其兄于巾中皆知名當時柴中行見而竒之真德秀在潭致漢為賓客嘗造趙汝談汝談曰第一流也江東提刑趙汝騰薦漢於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一百九十七

一

監生陳守仁刊

朝詔免解差充象山書院堂長赴禮部別院試正奏
名授上饒縣主簿江東轉運使趙希堅言漢今海內
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詔循兩資差信州教授
兼象山書院長淳祐十二年差充史館校勘改圖史
實錄院校勘會大水封事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
天喜怒之由一念之敬上帝臨汝祥風慶雲所從出
也一念之肆上帝震怒妖浸陰沴所從生也火災應
詔上封事曰臣聞任天下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
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陛下膺皇天之眷命受祖宗
之寶圖則不當懷私恩為天下共主為億兆寄命則

不當隆私親大臣邇臣服休服采皆陛下所倚仗也
則不當信私人三省樞密院者陛下之朝廷發號布政
所從出也則不當有私令四海九州之字取章皆陛
下之倉庫府庫也則不當殖私財陛下於皇天祖宗
之德弗永念而報答私恩於羣黎百姓之疾苦弗深
恤而富貴私親公卿在廷其信任不若近習之蒿中
書造命其除行不若內批之專則陛下之立心既未
能盡合乎天下之公美德者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
言內則制制於羣臣外則恐於羣臣故心既不取
善則則私意亦不為善存善以不天戒人言既以

玩熟而貪得相國書其意曰彼既將行其政則不
得不使陛下之所學為其是前日之教是也志而一
念之私始四出而不可無矣姑以近事言之夫京之
碑忽從中出碑未發觀其文也其成子弟參諸中外
卿不若是之教也土木之福展轉流毒於庶民而
吏賤人皆得籍郡縣之禁備清都之遠鄉不若是之
熾也御筆之出上則廢朝令下則假有司鄉不若是之
多也賄賂之通書致之操鄉不若是其章也故凡陛
下之所以未能任太守重而至於召怨宿禍者始於
立心之未公成於持心之不散私以為主而肆以行

之此所以感動天地而水火之災捷出於數月之內
也陛下得不亟為治亂持危之計而可復以常日玩
易之心處之乎授太學博士轉對言太祖之天下壞
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下壞其半者鄭清之
也又曰苟有志焉則其紀綱必先正其根本必先疆
其藩籬必先固夫然後心廣體胖洋洋渙而優游其樂
無極矣舍此不務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適以為
樂樂極而思之吾有朝廷而不能治也吾有黎民而
無與保之也起視四境而外侮又至矣雖有鄭衛之
音燕趙之色建章之麗瓊林之積亦獨何樂哉召試

館職遷秘書省校書郎皇太子冠差充大常博士引
賓贊受命進冠歲詔令太子拜謝升秘書郎轉對極
言邊事以為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乎人主清
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我盡
用天下之人才以疆本庶幾尚有以亡為存之理耳
提舉福建常平劾福州守史品之泉州守謝稟召為
禮部郎官兼太子侍讀尋以直華文閣福建運判改
知寧國府遷提舉江西常平兼知吉州移江東運判
知隆興府召為尚左郎官兼太子侍讀兼玉牒所檢
討官入奏願陛下端本澄源虛已盡下恢太公之道

開不諱之門使朝廷之上光明洞達而無邪孽之根
以撓其正四海之內歡欣交通而無怨戾之氣以奸
其和臣之忠愛莫切於此遷大府少卿升兼太子諭
德改秘書少監疏論比年董宋臣聲焰薰灼其力能
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兇渠惡德終會以致兵戈相尋
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臣意其影滅而跡絕
矣豈料夫陰消而再凝冰解而驟合既得自便即圖
復用以其罪戾之餘一旦復使之出入壺奧之中給
事宗廟之內此其重干神人之怒再基禍亂之源上
下皇惑大小切齒而陛下方為之辨明大臣方與之

和解臣竊重傷此過計也自古小入復出其害必慘
將逞其憤怨嘯其僥倖顛倒宇宙陛下之威神有時
而不得以自行甚可畏也乞休致擢太常少卿太子
以書勉留求補外以秘閣修撰知福州福建安撫改
知隆興府度宗即位召奏事授太常少卿兼國史院
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起居郎兼侍讀入奏言願
陛下持一敬心以正百度則追養繼孝所以報先帝
者必益致其隆先意承志所以事太母者必益致其
謹其愛身也必不以物欲撓其和平其正家也必不
以私昵隳其法度政事必出於朝廷而預防於多門

人才必由於明揚而深杜於邪徑兼權中書舍人權
兵部侍郎升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直學士
累請致仕授華文閣待制知寧國府賜金帶久之又
召爲刑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福建
安撫使改知太平州權工部尚書兼侍讀以顯文閣
直學士提舉玉隆宮進華文閣學士以端明殿學士
致仕卒年七十一特贈正奉大夫謚文清漢介潔有
守恬於進取有文集六十卷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夔爲臨州縣丞而黃
幹適知其縣事伯夔見二子而師事焉幹告以必有

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
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
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為高徇人而少變
也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
見者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為
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
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
感發方為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
符者講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
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

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柏既執贄為弟子
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經識序正諸經弘論
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
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為後
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浮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
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基文
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郡守趙汝騰守婺
延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于朝又率名從官列薦通
判鄭士懿守婺杭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
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

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王柏字會之婺川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

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即往從授之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

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其基贊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

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為精富作敬齋箴圖夙興

見廟治家嚴飭當暑者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

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

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聞之沒家貧為之歛且

葬焉來學者眾其教必先之以大學祭抗楊棟相繼

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

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制服臨于郡柏之言
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
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
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
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
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
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
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
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
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

取於補亡乃定二南各十百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
穠矣其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
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
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
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
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
仲詣于朝謚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
衍義涵古圖書讀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
衍義大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書經章句論語通
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鬪學之書文

章復古文章續古漁洛文流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
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
音帝王歷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禱志周子發遣三
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下至稗官小
說寓目成誦紹興二十四年舉進士歷官為南安軍
教授改知湘陰縣會湖南帥括田號增耕稅他邑奉
令惟謹夢莘獨謂邑無新田租稅無從出帥恚其私
於民欲從薄書間摭其過終莫能得由是反器重
之尋主管廣西轉運司文字時朝廷議易二廣鹽法

遣廣西安撫司幹官胡廷直與東西渭臣集議于境
夢莘從行謂廣西阻山正當仍官般法則害不及民
廣東諸郡並江或可容客販未宜遽以二廣槩行議
與廷直不合廷直竟遂其說以客販變法得為轉運
使夢莘既知賓州猶以前議為梗法罷去不三年二
廣商賈毀業民苦無鹽復從官般法矣夢莘恬於榮
進每念生於靖康之亂四歲而江西阻江毋襁負亡
去得免思究見顛末乃網羅舊聞會粹同異為三朝
北盟會編三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訖紹
興三十一年允頌亮之斃上下四十五年凡曰敕曰

制詰詔國書書疏奏議記序碑志登載靡遺帝聞而嘉之擢直秘閣夢莘平生多所著有集補有會錄有讀書記志有集醫錄有集仙錄皆以儒學冠之其嗜學博文蓋孜孜焉死而後已者開禧元年秋八月卒年八十二夢莘弟得之從子天麟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舉進士部使者以廉吏薦以通直郎致仕安貧樂分不貪不躁著左氏國紀史記年紀作具散篋筆略鼓吹詞柳江志天麟字仲祥開禧元年進士調撫州教授歷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臨安府教授浙西提舉常平司判官主書禮兵部架閣宗學諭武學博

士輪對言人主當持心以敬奉祠仙都觀通判惠潭二州權英德府權發遣廣西轉運判官所至興學明教有惠政著西漢會要七十卷東漢會要四十卷漢兵本末一卷西漢地理疏六卷山經三十卷既謝官作亭蕭灘之上書嚴子陵像而事之

李心傳字微之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于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合前後二十二人之薦自制置司駁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

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
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赴闕為工
部侍郎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蓋其殺戮之多
賦歛之重使斯民怨怒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至於此
極也陛下所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以為
消惡運迎善祥之計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
德既無能改於其舊而殆有甚焉故帝德未至於罔
愆朝綱或苦於多紊庸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
耻敢於為惡之人挾敵與兵四面而起以求逞其所
欲如此而望五福來備百穀用成是緣木而求魚也

臣考致旱之由曰和糴增多而民怨曰流散無所歸
而民怨曰檢稅不盡實而民怨曰籍貲不以罪而民
怨凡此皆起於大兵之後而勢未有以消之故愈積
而愈極也成湯聖主也而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
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飢饉史不絕書其故何哉
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齎居送略無罷
日則使民疾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
邸文冠聲煇茲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卻絕
則包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此六
事者一或有焉猶足以致旱顛亟降罪已之詔修六

事以回天心羣臣之中有獻聚斂剽竊之論以求進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誣聖德則早雖烈猶可弭也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為策矣帝從之未幾復以言去奉祠居潮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能三年致仕卒年七十有八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獵項安世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編五卷誦詩訓五卷春秋考十三卷禮儀辨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誤十五卷朝野雜

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陞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少立志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偽學禁行味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必偽徒也既下第復從熹于武夷山中學禁開燈嘉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

學用忠言以充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之
要與四代作歌作銘之旨其終有曰言宣則力減文
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可為講官乃授太學博士
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
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
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
能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
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正
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也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不
散為妖為厲使國人上下為之不寧於是為之立子

洩以奉其後則然乎是有所知而轉與不啻矣蓋謂
皇子竒事也三子居阿并臣邊聞交進機會之說味
道進議狀以為聞邊漫開應接信難小配日擊魏鉤
日迫民一不堪命龍動諸策之禍立見是光搖其本
無益於外也然延英事無日不中言之而洛師尋以
敗聞於是人謂味道見微慮遠不道所奏陳無一言
不開道引實事也。身。旁司折旋。推致於治道遠
秘書著作佐郎。四。言。聞。帝。不。出。內。帑。銀。帛。賜。其
褒升一官以管。事。所。不。有。也。所。著。四。書。說。大
學。講。義。祭。宗。廟。享。郊。社。外。傳。經。是。口。奏。故。事。講

美

三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奉
 進士。從三學受學，調西安三書院。民以年少易視之，輸
 賦後，時應麟白郡守，鑄以法，遂立禁，諸校欲為亂，知
 縣事翁南倉曰：「吾不知明也，應麟以禮諭服之。」監
 平江百萬家，為浙西提舉，而平章監主管，限司部
 使者鄭霖異待之。丁父憂，服除，調揚州教授。初，應麟
 登第，言曰：「今之舉子，業有知名，譽得則一切委棄，
 制度典故，漫不經心。其所以於通儒，於是閉門，後
 憤甚，言以博學宏辭，自具假館，閱書讀之，實祐四年

中是科，應麟與弟應鳳同日生。開禧元年，亦中是科。
 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
 策士召應麟，覆考考第，就上帝，敬易第七卷，實有首
 應麟讀之，乃頌首曰：「是卷上皆若龜鏡，忠肝如鐵石，
 臣敢為得之，有遂以第三卷為首選，及唱名，乃文天
 祥也。是上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遷國子錄，進武
 庫，博三疏，三陛下閱理多頭，治久當事勢之艱，輿圖
 廢於外，盡人才之而民力，輝宜強為善，增修德無自
 沮，急賦必上氣，下情畢達，操綱紀而明委任，謹左右
 而防變，放涼務人，以輔後嗣，既對帝問，其父名曰爾

今以陳善為忠可謂美矣丁大人全受致應麟不可得
遷太常寺主簿面聖言淮成方盛蜀道孔艱海表上
疏言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各賞民力既困
而重斂事修擾計也陛下勿以宴安自逸勿以谷悅
之言自塞帝愀然曰邊事急可憂應麟言無事深憂
臨事不懼願汲汲預防毋為蹇蹇所欺時大人全諱言
邊事於是應麟罷去後大會數起應麟通判台州召
為太常博士擢秘書郎俄兼山清惠王府教授彗星
見應麟論執政侍從之罪積私財行公田之
害又言應天錄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摘

天下之口沮直臣之氣如應天何特直言者多迂權
臣意致應麟及之遷著作佐郎度宗即位攝禮部郎
官草首官表舊制請聽政四表已上一夕入臨宰臣
論旨增撰三表應麟採筆立就丞相德壽退辭此表
三道使者立以俟應麟從容投之丞相德壽取即受無
禮部郎官兼直學士院馬廷綱為知貢舉詔應麟兼權
直儀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郎中直學士監經筵直
入日聖帝問有何故事應麟以書呈嶠李之學應宗
詩對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飢寒方書一變直學應宗
遷將作監帝視朝諫應麟曰為學要如是古人之心

應麟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皇克勤克儉無自棄也
強以馭下制事以斷此古入之心然與會易忽於取
編疏素每云於時帝嘉納之既而事與言入君防
未萌之欲存不口之誠懼無待立位官余雖直學
亡院遷秘書少監兼侍講上疏論古船不與會買似
道拜平章事蓋罪江萬里各求云似道亦求去應
麟奏孝宗朝閣相者亦逾年帝亟取以論之以道問
應麟言大惡之語包恢曰我去朝士若三伯厚者多
矣但此人素著文字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獲益
思必自焚恢以告應麟笑曰廷相之患小負君之罪

大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冬雷應麟言十月之
雷惟東漢數見命令不專姦邪並進卑踰尊外陵內
之象當清天君謹天命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
祖宗御治必總威福似道聞之斥逐之意決矣應麟
牒問門直前奏對謂用人莫先察君子小人方袖疏
待班臺臣亟疏駁之由是二史直前之制遂廢以秘
閣修撰主管崇禧觀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攝嘗守是
郡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擢豪右省租賦民大
忧召為秘書監權中書舍人力辭不許兼國史編修
實錄檢討無侍講遷起居郎無權吏部侍郎指陳成

敗逆順之說且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襄樊其喉舌議不容緩朝廷方從容如常時事幾一失豈能自安親臣無以邊專言者帝不懌似道復謀斥逐適應麟丁毋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即引疏陳十事急征討明政刑厲庶耻通下情求以材練軍實備糧餉舉實材擇牧守防海道其目也且言圖大患者必略細故求實效者必去虛文因請集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而至者宜厚賞以作勇敢之氣并力進戰性能戰斯可守進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

詔論答天戒之事陳備禦十策皆不及用尋轉尚書兼給事中左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為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應麟繳奏曰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黃石羸疾無學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今方欲引以自助善類為所搏噬者必携持而去吳浚貪墨輕躁豈宜用之况夢炎舛令慢諫謹言弗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國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拂公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疏入又不報遂東歸詔中使譚純德以翰林學士召識者以為奪其要路寵以清秩

非所以待賢者應麟亦力辭後三十年卒所著有深
寧集一百卷玉堂類藁二十三卷掖垣類藁二十二
卷詩攷五卷詩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攷證十卷通
鑑地理攷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
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
注急就篇六卷補注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
百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
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攷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小
學諷詠四卷

黃震字東發慶元府慈溪人寶祐四年登進士第調

吳縣尉吳多豪勢家告私債則以屬尉民多凍飢寒
苦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貴家告府檄攝其縣及攝長
洲華亭皆有聲浙東提舉常平王華甫辟主管帳司
文字時錢庚孫守常朱焯守平江吳君擢守嘉興皆
倚夔倖厲民華甫病革疆起劾罷三人震贊之也沿
海制置司辟幹辦提領浙西鹽事不就改辟提領鎮
江轉般倉分司公田法行改提領官田所言不便不
聽復轉般倉職入為點校贍軍激賞酒庫兩檢察官
擢史館檢閱典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
當時之六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耻

乞糶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殞之收其
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
此帝怒批降三秩即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
廣德軍初孝宗班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則官
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為本而息皆橫取民窮
至自經人以為熹之法不敢議震曰不然法出於堯
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為法不思揀其弊
耶況熹法社倉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而
終有納息之患震為別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
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郡有祠山廟歲合

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
刃舞牲迎神為常鬪爭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嬰程桎
自榜掠以徵福者震見問之乃兵卒責自狀其罪卒
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死罪
耳赦之示衆又其俗有所謂理風會者為坎於庭深
廣皆五尺以而祭牛及器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
封鑄一夕明發視之失罔在震以為妖而殺牛淫祀
非法言之諸司禁絕之郡守置書世以權相從子驕
縱不法震與爭論是非善惡情不堪疏震竟政坐
解官尋進劄劾與府接海寇傷之德州歲定震知其

州軍中疾疫中請約買人者若果城中無過宗日至
則六音閑難者藉得難者新得于前坐
不入用活不却米價價日損難者全
給買官難者者而後八州州事轉運司下州糶米七
萬石震曰民生艱矣豈宜重買之以及官田三莊所
入應之若靖州大經佛禮修後采憲河橋學珠里門
日舊學坊制祭社樓器復屬憲州對民撞麥禁荒渡
船焚千二百餘艘用其丁銀備軍營五百間皆善政
也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倉以舊有結關拒逮捕事
繫郡獄二十有八年存者千無三四公事關尚書省

無敢決其獄者以結關為作亂也震謂結關猶他郡
之結甲也非作亂比况已經救於是皆釋之新城
與光澤地犬牙相入民夾溪而處歲常忿鬪爭漁會
知縣事寒雄為政擾民因起以拒起於掠震乃劾罷
雄諭其民散去初常平有難以局為首而棄子者設
久而名存實亡震論收用於以棄之後不若先其未
棄保全之乃損在舊法凡富家而置者許置有請于
官聽之棄者許入收養官出資天給歸收家或無者眾
震論後法先令縣最民產置不使下三之都亦上戶
大興水利廢陂壞堰乃為豪右置者復之改提點

刑獄決滯數請民訟赫然如神嘗言其家言民震按
之貴家怨又強發富人累毀民富人亦怨御史中丞
陳堅以讒者言劾震云讒者乃怨震者也遂遷雲臺
祠貢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丞與前所並為監察
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正之而所亦以直言去移浙東
提舉常平鎮安飢民折盜寇獲其時皇叔大父福王
與芮判紹興府遂無王府之憂長委曰朝廷之制尊
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公為
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
命建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

聖人之言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
明執事守之缺自奉倫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以各
所著曰抄一百卷本門人私謔曰文康先生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八

宋史四百三十六

閔德回司直學士國子監丞和州刺史

魏修

文苑

宋白 梁周翰

朱昂 趙隣

鄭起

馬應

和峴

弟

馮吉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

禮可以壞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

宋之高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

之名及其即位彌文口論自時

之



為人君者無不與學下之為人臣者有自宰相以至令
錄無不羅科海內文士舉其最出焉國初楊億劉筠
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楊億備心欲變古而力弗逮
廬陵歐陽脩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
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齊文乘不及
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竹文苑傳

宋白字太素大名入年十二善屬文多游朝社間嘗
館于張瓊家瓊武人賞白有才遇之甚厚白豪俊尚
氣節重交文在詞場名稱甚著建隆二年嘗儀典貢
部擢進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解褐

授著作佐郎廷賜襲衣在滯蜀平投王津縣令開寶
中間王下洞交薦其才宜預朝列白以親老祈外任
連知蒲城衛南二縣太宗潛藩時白嘗贊文有襲衣
之賜及即位擢為左拾遺權知兗州歲餘召還泰山
有唐玄宗刻銘白摹本以獻且述秦平東人望幸之
意預備太祖嘗錄俄百更館判吏部尚書從征太原
判行在御史臺劉繼元降翌日奏平晉頌太宗夜召
至行宮褒慰且曰侯還京師當以重賞授職白謝于
帷中尋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太平興國五年典程羽
同知貢舉俄充史館備撰列傳事八年復與曹員部改

集賢殿直學士判院事去幾及八載者為學士雍熙
 中召白與李昉集諸文士置文苑英華一千卷端拱
 初加禮部侍郎又知貢舉白凡三學貢士頗致譏議
 然所得士如蘇易簡三為便坊省字白謬章皆其人
 也是時命復舊制專委有司白所取二十八人罷退
 既衆群議賢然太宗遽召已黜者臨軒覆試連放馬
 國祥葉齊等八百餘人馬白嘗過何承矩家方陳倡
 優飲宴有進士趙慶者素無行檢游承矩之門因潛
 出拜白求為薦名及學貢部慶遂獲薦人多指以為
 辭又女弟適王沔淳化二年沔罷參知政事時寇準

方詆許求進故巧被出復言白家用黃金器蓋舉人

所賂其實白嘗奉詔撰錢惟濬碑得金器兩張去

華者白同年生也坐尼安道事貶白素與去華厚善

遂出為保大軍節度行軍司馬嘗在抗疏自陳有來

日若少去日苦多之語太宗覽而憐之遷為衛尉

卿俄復拜為禮部侍郎備國史事嘗與翰林學士

承旨二年遷戶部侍郎俄兼御史中丞即位改書

部侍郎判書文憲先是白嘗擬陸贄書集賢殿其

意欲求在周遂命知開封府以試之忠而白稱其忠
 斷亦罷任咸平四年擢王欽若為丞

集賢殿直學士判院事去幾及八載者為學士雍熙

字四百
要次白籍舊部尚書白學士
辭意為滿少法度在內署
不惟自京德二年與梁周翰俱
院學士判院事舊三館學士止
易上言卷令赴外朝白麻者
表引年上以舊臣善願未允
書受在因就宰臣訪問其資
尚無恙上東封白肩輿辭於
尚書賜帛五十匹大中祥符
卒年七十六贈左僕射錄其
孫懿孫為符作監主簿

孝孫誠
不拘小節
萬卷圖書亦多奇古者
唐賢編纂遺著者白多
極意稱美時多宗之如胡
彭年舉進士輕俊喜朝
憾焉後居近侍為貢舉
會有司證白為文惠內
文惠有集百卷子惠曰
至六常公良臣為文子
中會忠臣殿中丞

三六常公良臣為文子中會忠臣殿中丞

梁周壽字元泰鄭州管城人父孝温美州馬步軍都
校周壽幼好學十歲能屬詞周處順二年舉進士授
雲城主簿辭疾不赴宰相范質三遷以其類人不嘗
佐外邑改開封府戶曹日奉軍宋初質傳命為相引為
秘書郎直史館尋左拾遺知制誥高錫上封書武成
王廟配享七十二賢內王僧辨以不令終恐非全德
尋詔吏部尚書張昭三部尚書竇儀與錫重定功
業終始無瑕者方得預焉周翰上言曰臣聞天地以
來履載之內聖賢交教焉古今同流被其類未鮮克凡
美周公聖人也佐武王定天下輔成王致治平盛德

大勲蟠天極地外則淮夷搆難內則管蔡流言寔尾
跋胡垂至顛頤偃禾仆木僅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義
哉臣以為非也孔子聖人也剛詩書定禮樂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卒以棲遲去魯奔走死陳雖試用於定
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履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佩
聲遠辱慎名未見其可此又可謂其盡善者哉臣以
為非也自餘區區後賢瑣瑣立事比於二聖曾何足
云而欲責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竊以為難其
人矣防自 宮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蓋以天下雖大
不可去兵域中有爭未能無戰資其祐民之道之乎

四百一十一
為武之宗親張國威遂進三號貞元之際祀典益備
因以歷代武臣陪饗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
列侍之儀事雖不經後足垂勸於曩日不之通賢
疑難討論亦云折中舍若求其考類別之否臧以羔
袖之小疵忘於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只如
樂毅庶頗皆奔亡而為虜韓信彭越悉醢醢而受誅
白起則錫劔社郵伍員則浮尸江澨左車亦憤軍之
將孫臏實刑餘之人穰苴則憤卒齊庭吳起則非命
楚國周勃補重自置田尚方之誅陳平善謀蒙受金
諸將之謗亞夫則死於獄吏鄧艾則追於檻車李廣

後朝而自剄實嬰樹黨而喪身鄧禹敗於回溪終身
無董戎之守焉後死於蠻徼還尸關遺奠之儀并六條
諸葛亮之傳事偏方之主王景略之望法明道之君
魏延則為後國所禽張飛則遺恨下所言也此名將
無官人碑焉或指環擊宮無異或從道六軍守空第
况其功業寫諸石齋垣請無上效繼先賢則列將
遺長篇所思慕若一旦除去神位獲出題是文也求
異代之文接袂念古人之思心使博學通文諸議交
與景行高山更笑善於往時矣魂靈宛在言後於明
壽元伏陛下方屬聖威將遠氣寧善矣其言措武

所以高舉我臣資假借助心使三三三三三三有
之形甲庚庚空不見配會之主核非元言臣監
事言亦能非今願諸臣德忠特退明意下此疏其
議其長不報就德中一解擬制二十編撰高言若遺會
備六內上五鳳樓一人多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單
弱周翰與尚錫初而克不習尚導古聲名文善當時
有高果初范之舞心一太祖嘗識彥溫於軍中石守信
亦與彥溫舊故一日太祖語守信將用周翰翰掌諾守
信微言其言周翰極極表謝方祖起遂宣其命歷通

判錦眉二州在眉州坐執人至元奪二官改授太子
左贊善大夫開寶三年在拾遺監補編院院在補
闕兼知大理正事會者却祀因上疏曰陛下賜郊上
帝必置赦宥有臣以天下至大其中有廢澤所未及鄭
文所未設者所宜推而廣之方今賦稅所入至多加
以折變之物名品非一調變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
淮南荆潭廣楚之地皆以爲王土陛下設能以三方
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人則度乎均德澤而寬民
力矣俄空秋地上通差爲其所訴太祖甚怒責之曰
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已無異何乃遽爲酷罰乎校

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太祖乃解止
授左司農寺丞逾年為太子中允太平興國中知德
州周翰善書博學稱得惟以飲戲為務出有令官錢
氏家數百人口今百人供妓每出必以鼓具自隨即
務不治以奉官分司西京翰見授左司農寺丞天仍分
司祇除楚州團練副使雍熙中宰相李昉以其名聞
召為右補闕賜緋魚使江淮提點茶鹽周翰以辭學
為流輩所許頗歷外任不樂吏事會翰林學士宋白
等列奏其有史才遷回下位遂命兼史館脩撰會太
宗親試貢士周翰為考官面賜金紫因詔宰相稱其

有文尋遷起居舍人五年張昉建議復置左右史之
職乃命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即因上
言自今宗德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
並依舊中書脩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
本院編纂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對拜除
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錄仍令郎與
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住每月先進
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周
翰蚤有時譽及擯廢及被除擢尤洽時論會是考課京
朝官有敢隱前犯者皆除以為民周翰被譴尤多所

宋史列傳卷第百九十八
一
上有司偶遺一事當免判館揚徽之率三館學士詣相府以為周翰非故有規避其實所犯頗繁不能悉記於是止罰金百斤先是趙安易建議於西川鑄大鐵錢以一當十周翰上言古者貨幣錢三者兼用若錢少於貨幣即鑄大者或當百或當五十蓋欲廣其錢而足用爾今不若使蜀民貿易者凡鐵錢一止作一錢用官中帑物即以兩錢當一又西川患在少鹽請於益州置榷院人物交易則公私通濟矣至道中遷工部郎中真宗在儲宮知其名徵之持為左庶子因令取其所為文章周翰悉纂錄以獻上客以書及郎

位未行慶首擢為駕部郎中知制誥俄判史館昭文館咸平三年召翰材為學士受詔與趙安易同脩舊籍唐未幾亂翰譜罕存無所取用翰初意為之頗有倫貫車駕幸澶淵命判留司御史臺周翰懇求乞從從之明年授給事中與宋白俱罷與之大中祥符元年遷工部侍郎踰年彼疾卒年八十一真宗聞之錄其子忠實為大理評事給奉終喪周翰性理高下急臨事過於嚴暴故多曠敗晚年才思稍減書詔多不稱旨有集五十卷及續因話錄
宋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漢陂塘天復末徙家

南陽梁祖墓唐文粹光與唐舊臣顏光李濤點筆擊
豕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夕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
號慟殆二十年後濤北歸葆光樂衡山之勝遂往家
焉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張
之為朱萬卷日昂為小萬卷昂嘗間行經廬陵道遇
其人謂之曰中原不久當有真主平一天下子仕至
四品安用南為遂北游江淮時周世宗南征韓令坤
統兵至揚州昂謂見陳治亂方略令坤奇之署權知
揚州揚州縣適兵革之際逃亡過半昂便宜緩輯復
通亡者七千餘家令坤即表授昂縣令宋初為衡州

錄事參軍嘗讀陶潛閑情賦而慕之因賦其辭曰維
稟氣兮清濁濁得意兮虛徐耳何聰兮無頃衣何散
兮無裾務冥懷於得喪寧勤體乎策畜將使同方姬
孔抗跡孫濂精駕鹿冥漠心游太虛放朝曦兮南榮
夕飈兮北甌非道之病惟情之討路之含和懷粹疑
和習懿器翁論兮幽憂德芬馨兮周比并無滌兮泉
融珠潛輝兮川媚又何必陋雄之尚矣矣突之心醉
悲墨之素絲莫展之下位句因時之明編乃斯文之
不墜嗒烟景兮飄飄心懸旌兮摧殘感朝榮而夕落
羞響蛩而鳴蜩姑藏器以有待因寄物而長謫願在

百而為弁束玄髮而未及會名器之有得與嬰耳
相宜頤在足而為鳥何坎險之罹憂歎效於豎亥
息追踵於浮丘頤在服而為袂傳繪素端而飾躬異化
緇之色溫靈域面而道窮頤在目而為鑑分妍醜於
宗朝驚青陽之難久疾白首以見招頤在地而為篋
當暑溽而冰寒伊膚革之尚矣胡寤寐以求安頤在
錫而為豐不亂德而凝真體虛受之為器革涌性以
歸淳頤在握而為鈞每輔衽而保裾殊鉛錫之效用
比研刃而有餘頤在囊而為矢夷苦羽之斯全疇慙
勲而錫晉則窮鼎而血燕頤在體而為表託針縷以

成功非珍華而取飾將微服而有容頤在軒而為皇
貫歲寒而不改挺介節以自持廓虛心而有待人之
頤兮寔繫我之心兮若此蓄為志兮璞藏發為文兮
霧委既持瑾兮棠瑜復擷蘭兮姚芷始無言兮植杖
終倦首兮嗟髀振襟兮自適覩物兮解頤雲蒸心兮
遐舉蘿倚榦兮叢滋想陵谷之變地况玄黃之易絲
人可汰而可鍛已不磷而不緇苟一鳴而驚人何五
鼎而勿飴已而推睠清嘯傾懷自寬樞桑戶華兮產
樂鳩飛梭躍兮胡難指夜蟾兮為伍仰踈籟兮邀歡
何孫牧而伊耕何巢箕而呂磻滌我慮兮綠綺清我

眠方琅玕周旋可有則徒倚方可觀終卷舒方可得
契休哉於考槃李昉知州事暇日多召語且以文為
費防深所差賞歷宜城今開寶中拜太子洗馬知蓬
州徙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仙衆萬人劫掠軍界昂
設策禽之自餘果合渝涪四州民連結為妖者置不
問蜀民遂安宰相薛居正稱其能遷殿中丞知泗州
嘗作隋河辭謂濬決之病民游觀之傷財乃天意之
所以亡隋也使隋不興役費財以害其民則安得有
今日之利哉嘗聚淮水流死二千為塚瘞之有成卒
謀亂即誅其首惡凡文黨之証誤者悉賞之就遷監

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太平興國二年知鄂州加殿
中侍御史為峽路轉運副使就改庫部員外郎遷轉
運使端拱二年以本官直秘閣賜金紫久之出知復
州表求謝事不許遷水部郎中復請老召還再直秘
閣尋兼越王府記室參軍真宗即位遷秩司封郎中
俄知制誥判史館受詔編次三館秘閣書籍既畢加
吏部咸平二年召入翰材為學士踰年拜章乞骸骨
召對敷諭請彌確乃拜工部侍郎致仕翌日遣使就
第賜器幣給全奉詔本府歲時存問章奏聽附驛以
聞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以便侍養許歸江陵舊制

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昂特延見命坐恩禮甚厚令俟
秋涼上道遣中使賜宴于玉津園兩制三館皆預仍
詔賦詩餞行縉紳榮之昂前後所得奉賜以三之一
購奇書以諷誦為樂及是聞居自稱退叟著資理論
三卷上之詔以其書付史館弟協以純謹著稱仕至
主客郎中雍三府翊善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兄
弟皆眉壽時人比漢之二疎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
東西政政坊昂於所居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頗好
釋氏書晚歲自為墓誌景祐四年卒年八十三門人
謚曰正裕先生詔加贈贈其孫适出身昂好學純

事有清節澹於榮利為洗馬十五年不以屑意居內
署非公事下至兩府在王邸時真宗居儲宮知其素
守故每加意進然昂未嘗有所私請進退存禮之類
昂之有集三十卷于正壽正辭並登進士第正壽為真
部員外郎

趙隣樂字亞之鄆州須城人家世為農隣樂少好學
能屬文嘗作禹刑九州賦凡萬餘言人多傳讀周顯
德二年舉進士解褐秘書省校書郎歷許州宋州從
事太平興國初召為左贊善大夫直史館改宗正丞
四年郭勣與宋白授中書舍人皆謝曰吾為之儻而

幾獻頌上覽而嘉之遷左補闕知制誥數月卒年五十九中使護葬隣幾體執危弱如不勝衣為文浩博慕徐廣及王揚眉駱之體每講思必歛衽危坐成千言始下筆為詞對精切致意縝密時書成推服之及掌誥命頗繁官冗長不逞體要無稱職之舉嘗欲追補唐武宗以來實錄孜孜訪求遺事始廢寢食會疾革唯以言未成為恨至溥化中參知政事蘇易簡因言及隣幾追補唐書目錄事隣幾一子東之以蔭補郎山主簿郎送軍糧歸也遺沒為其家屬寄居睢陽太宗遣直史館錢熙仁取其書得隣幾所補會昌以來日曆二十六卷及文集三十四卷所著賦子一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憲官志五卷外他書五十餘卷采上皆逾實風之筆也詔賜其家錢十萬時又有何承裕者晉天福末擢進士第有清才好為歌詩而嗜酒狂逸初為中都主簿桑維翰鎮兗州知其真率不責以吏事累官至著作佐郎直史館出為蓋屋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超以其名士而容之然為治清而不煩民頗安焉嘗覽牒誤必感判以喻曲直訴者多心伏引去往往召豪吏變引滿更圖誣決私白事承裕悟之笑曰此見罔也會受之故也

曆二十六卷及文集三十四卷所著賦子一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憲官志五卷外他書五十餘卷采上皆逾實風之筆也詔賜其家錢十萬時又有何承裕者晉天福末擢進士第有清才好為歌詩而嗜酒狂逸初為中都主簿桑維翰鎮兗州知其真率不責以吏事累官至著作佐郎直史館出為蓋屋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超以其名士而容之然為治清而不煩民頗安焉嘗覽牒誤必感判以喻曲直訴者多心伏引去往往召豪吏變引滿更圖誣決私白事承裕悟之笑曰此見罔也會受之故也

復召與飲其無多類與開寶三年自滎陽令入為
監察御史後歷拜御史累知忠義軍二州太子與國
中丞

鄭起字孟隆不知何許人少時京洛間為薄倖操
聞襄州雙泉寺僧能為黃金律依高遠削髮為侍者
久之知其誑耀乃反初服舉進士時舉子多尚詩賦
惟起有文占軸歌詩尤清麗周廣順初調補尉氏主
簿秩滿以言干宰相范質薦為右拾遺直史館恭帝
初遷殿中侍御史乾德初出掌汜州市征刺史張延
範檢校司徒官突呼以太保起負常乘驟一日從延

範出近郊送客延範揖起曰請策馬令進起曰此驟
也不當過呼耳以譏延範延範深銜之密奏起嗜酒
廢職初顯德末起見太祖握禁兵有人望乃上書諫
質極言其事又嘗過太祖於路橫絕前導而過太祖
亦弗之怒及延範奏至出為河西令會易平當使遠
官起不欲往乃炙烙其足因是成疾而卒起自才倨
傲多所訛計數為羣小君辱終亦不取時有郭景石
好為古文狹中說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其言謬
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樂由朝議其言無益其人不
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之言得景

曰拜於馬首閱者未普出鎮河陽是語歸者止上書
極言謗普居正奏之詔署襄州觀察普襄州之衆
陽討金陵以昱隨軍昱中夜被酒號呼昱中書普
曰夫遣還歲餘坐盜用官錢除名因居襄陽游索樊
鄧間雍熙中卒又有馬應者博有文藝多服道士衣
自稱先生開寶初微元結中興頌作勅與頌以述太
祖下荆湖之功欲刊石於永州結頌之側縣令馬其
夸誕不以聞太平興國初登第授太理評事坐事除
名羈旅積年淳化中以詩于同年殿中丞牛景景因
奏上太宗覽而嘉之復授太理評事未幾辛又有頌

黃道淳劉從義善為文章張翼謹用之善為詩張之
論善成於善善華登科至六子中允淳為工部員外
郎直史館奉詔撰西和紀事從義多感書音續長安
文為遺風集三善餘皆官不達
知兒事變仁開德義遠人又疑得聖相六子公淳
國公現生之善善會樂善如金氣實善善善
曰我善生善事三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
三善之善以門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
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
六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善

太祖嘗謂太祖謂曰：「朕之於天，猶天之於地，地無疆，天無極，朕之於天，猶天之於地，地無疆，天無極。」
司復請祀昊天上帝，視議其禮，視以祭義，義於類，
數請，謂之二事，謂之孝明，孝惠，二石神主，祠于別廟，視
以舊禮，有二石，居廟之左，無各殿，異室之說，今二石
同，前別廟亦宜共殿，別室孝明，皇右嘗，每儀天下宜
居二室，孝惠，皇右，以追尊，當居次室，從之三年春
初，克萊州，以內衣庫使，李光睿，權知地境，通判，別事
代，之天歲，二月十四日，戊戌，臘有司，以七日，辛卯

蜡百神，視獻議，正之四年，南郊，視禮，皇燎，位置，燿
火，又嘗言，仍舊典，宗廟，殿庭，設宮，以祿，三十六架，加鼓
吹，熊羆，十二案，朝會，登歌，用五瑞，郊廟，奠獻，用四瑞
迴伏，至樓前，奏采芡之曲，御樓，奏隆安之曲，各用樂
章，復舉唐故事，宗廟，祭科，外別設，珍膳，用中，孝享之
意，又謂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請用，玄德，升聞，天
下，大定二舞，並從其議，事具禮樂志，先是王朴，實儼
洞曉音樂，前代不協律呂者，多所考正，朴儼，既沒，未
有繼其職者，會太祖以雅樂聲高，詔視講求其理，以
均節之，自是八音和暢，上甚嘉之，語具律志，樂器中

有义子笛者上意欲增入雅樂見即令樂工調品以
諧律呂其執持之狀如拱揖然請曰拱辰管詔備
于樂府開寶初遷司勳員外郎權知泗州判吏部南
曹歷夔晉二州通判九年江南平受詔採訪太宗即
位遷主客郎中太平興國二年知兗州改京東轉運
使峴性苛刻鄙吝好殖財復輕侮人嘗以官船載私
貨販易規利初爲判官鄭同度論奏既而彰信軍節
度劉遇亦上言按得實坐削籍配隸汝州六年起爲
太常丞分司西京復階勳章服端拱初上躬耕籍田
峴奉留司賀表至闕下因以其所著奉常集五卷秘

閣集二十卷注釋武成王廟贊五卷奏御上甚嘉之
復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禮儀院事是秋得暴疾
卒年五十六弟嶠

嶠字顯仁凝第四子也生五六歲凝教之誦古詩賦
一歷輒不忘試令詠物爲四句詩頗有思致凝歎賞
而奇之語峴曰此兒他日必以文章顯吾老矣不見
汝曹善保護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釋褐霍丘
主簿雍熙初知崇仁縣就拜大理評事江南轉運楊
緘以其材幹奏移知南昌縣代遠刑部取爲詳覆官
遷光祿寺丞先是凝嘗取古今史傳聽訟斷獄辨雪

冤枉等事著為疑獄集喙因增益事類分為三卷表
上之俄獻所著文賦五十軸召試中書擢為太子中
允先是馬起撰御前登第三榜碑以獻上甚稱獎命
直史館淳化初喙又撰七榜題名記并補注凝所撰
古今孝悌集成十卷以獻遂以本官直集賢院中謝
日賜緋魚三年春獻觀燈賦詔付史館遷右正言是
歲太宗親試貢士喙預考校作歌以獻上對宰相稱
賞之召問年幾何時摹印儒行篇以賜新及第入及
三館臺省官皆上表稱謝上時御便坐出表以示宰
相而蒙與張洎右稱上旨因謂李昉曰喙宰相子勤

學自立有文章能荷掌情如喙者不用多得也遂以
本官知制誥不踰年加水部員外郎理檢院至道
元年賜金紫與王旦同判吏部銓是秋晨起將朝風
眩暴作而卒年四十五上聞之驚歎遣中使就家問
疾狀并恤其孤贈賻加等長子世鏡十歲即授大理
評事次子致補太廟齋郎喙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
燈燭至辨色冠帶方畢雖幼能屬文殊少筆策每草
制必精思討索而後成拘於引類偶對類失典誥之
體上以其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
近臣曰喙胥子眊眊然胷中必不止不可以若近侍

也其命遂復嗙嗙始為三班奉職傳死中書文求
試上以故相之後友授大理評事

焉吉字惟一河南洛陽人父道周太師中書令進封
瀛土吉晉天福初以父任秘書省校書郎遷膳部金
部職方員外郎屯田戶部司魚郎中累階金紫周顯
德中遷太常少卿言嗜學善屬文工草隸議者以掌
詔許之然惟滑稽無操行每中書舍人缺宰相即欲
用吉終以佻薄而止雅好琵琶尤奏其妙教坊供奉
號名手者亦莫能及父常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
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

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
旁人皆大笑及為少卿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
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
詩成詎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二絕宋初受詔撰述
明憲皇太后謚議見稱於時建隆四年卒年四十五

列傳卷第一百九十九

宋史四百四十一

高頔字子奇開封雍丘人後唐清泰中舉進士同輩

文苑二

高頔

李友

韓溥

鞠常

宋準

柳開

夏竦

羅處約

安德裕

錢熙

高頔字子奇開封雍丘人後唐清泰中舉進士同輩
給之曰何不從裴僕射求知乎時裴皞以左僕射致
仕後進無至其門者頔性純樸信其言以文贄於皞

明年禮部侍郎馬裔孫知真舉乃皞門下生也皞以
頌語之遂擢乙科四遷魏博觀察支使周顯德中符
彥卿奏署掌書記時太宗親巡懿德皇后于大名彥
卿遣頌迎候日夕陪接尤仲款好後隨彥卿鎮鳳翔
會詔留彥卿洛陽頌復為天雄軍掌書記後以病免
居於魏雍熙二年太宗親試貢士頌子南金舉學究
自陳曰臣父年八十四嘗佐使幕久已罷職家貧無
以存養願賜一第庶獲守祿以及老父上問左右其
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頌對且言其素行廉介老而彌
厲甚為措紳推重上曰此高頌子耶頌在大名幕中

嘗與朕遊處迨踰旬月晨暮對按飲食常拱手危坐
未曾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惜其老矣不欲煩以官
政即擢南金第拜頌左補闕致仕賜錢十萬後卒于家
頌有清節力學彊記手寫書千餘卷彥卿待之甚厚
或過致優給頌計口受費餘皆不納彥卿左右多肆
貪虛民不能堪及彥卿罷鎮其故時將吏賓客皆心
愧無敢復遊魏者惟頌清苦守法魏人愛之在魏三
十年無一人言其非者所乘馬老以糜飼之僕夫年
七十待之如初時稱其長者次子鼎舉進士至殿中
丞

李度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舉進士度工於詩有醉
輕浮重世事老重故鄉之句時翰林學士申文炳知
貢舉樞密使王朴移書錄其句以薦之文炳即擢度
為第三人釋褐永寧縣主簿累遷殿中丞知歙州坐
事左遷絳州團練使十年不調度在歙州嘗以所著
詩刻於石有中黃門得其石本傳入禁中太宗見之
謂宰相曰度令安在即令召至對於便殿與語甚悅
擢為虞部員外郎直史館賜緋端拱初籍田畢交州
黎桓加恩命度借太常少卿充官告國信副使上賜
詩以寵行未至交州卒于太平軍傳舍年五十七度

之南使每召一州府即借圖經觀其勝迹皆形篇詩以
上所賜詩有奉使南遊多好景之句遂題為奉使南
遊集未成編而亡弟康亦善詩太平興國二年登進
士第官至太子右贊善善大夫

韓德京兆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少俊敏善書屬之周
顯德初舉進士累遷歷使府開寶三年自靜難軍掌
書記召為監察御史三遷至庫部員外郎知華州同
判靈州再轉司門郎中淳化二年被病表請辭職尋
醫許之溥博學善持論詳練甚閱故事多知唐朝氏
族與人談亶亶然可聽號為近世肉譜摺紳頗推重

之充善筆札人多藏其尺牘弟洎亦進士及第
鞠常字可父密州高密人祖真黃縣令父慶孫申州
團練判官有詩名常少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二年擢
進士第裁二十一釋褐秘書省校書郎周廣順中案
相范質奏充集賢校理出為鄆州觀察支使歷永興
軍節度掌書記伊陽令顯德四年詣闕進策召試復
授猗氏令遷蔡州防禦判官復宰介休魏縣開寶中
趙普為相擢為著作佐郎時任此官惟常與楊徽之
李若拙趙隣幾四人皆有名於時常應舉時著四時
成歲賦為余之人為春蘭賦頗存興託後為清河令

七年卒年四十七子仲謀身有肥雅熙中進士有材
幹歷御史東京留守推官及西蜀晉運至兵部員外郎
仲謀集其父所為文成二十卷弟愉周廣順中進士
與常齊名

宋準字子平開封雍丘人祖彥升庫部員外郎父鵬
秘書郎準舉實中舉進士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擢
準甲科會貢士余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捨老
當太宗怒召準等試于便殿見準形神偉茂程試敏
速甚嘉之以為宜首冠俊造由是得隸準甲科郎授
秘書省秘書郎直史館八年受詔修定諸道圖經俄

奉使契丹復命稱旨明年出知南平軍會改軍為太
平州依前知州事就加著作佐郎太平興國四年遷
著作郎通判梓州轉左拾遺歸朝領修諸書八年同
知貢舉出為河東轉運使歲餘以本官知制誥雍熙
中加主客員外郎復預知貢舉俄判大理寺四年被
病遷金部郎中能知制誥端拱二年太平三年三十二賜
錢百兩準夫風儀善談論辭采有麗雅官所至皆有
治聲慮多遜之節流也李穆坐同門生黜免左右無
敢言者準因奏事成言穆長者有檢操常惡多遜專
恣臣非其黨也上寤未幾盡復穆舊官時論以此稱
之天禧三年錄其子大年試秘書省校書郎準從弟
可觀金部郎中族子郊初並天聖二年進士甲科別
有傳

柳開字仲塗大名入父承翰乾德初監察御史開幼
穎異有膽勇周顯德末侍父任南樂夜與家人立庭
中有盜入室衆恐不敢動開繞十三匝取劍逐之盜
踰垣出開揮刃斷二足指既就學喜言討論經義五代
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肖愈字紹元既
而改名字以為能開聖道之塗也著書自號東郊野
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尚氣自任不顧小

節所交皆一時豪雋。范杲，字允重，開文。世稱爲柳花。王祐，知大名，開以入贊。大衆賞激揚，昭儉。盧多遜並加延壽。開寶六年，舉進士，補宋州司寇。參軍以治獄稱職，遷本州錄事參軍。太平興國中，擢右贊善。六大會征太原，督楚泗八州運糧，遷知常州。遷殿中丞，徙潤州，拜監察御史。召遷知貝州，轉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坐與監軍公心爭，貶上蔡令。會大舉北征，開部送軍糧，將至涿州，有契丹酋長領萬騎與米信戰，相持不解。俄遣使給言求降，開謂信曰：兵法云無約而請和謀也。彼將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遲疑不決，踰

二日，賊復引兵挑戰。後偵知果以矢盡，俟取于幽州也。師還，詣闕上書，願從邊軍效死。太宗憐之，復授殿中侍御史。雍熙中，使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年纔四十，膽力方壯，今契丹未滅，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爲陛下復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上以五代戰爭以來，負節鎮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曉政事，人受其弊，欲兼用文士，乃以待御史鄭宣、戶部員外郎趙載、司門員外郎劉墀並爲如京使，左若遺劉慶爲西京作坊使，開爲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州。全西延洞有

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鈔劫民口糧畜開為作衣帶
巾帽選牙吏勇辯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
即有厚賞給田為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
粟氏懼留二吏為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偕來開亭
其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三日遣還如期携老
幼悉至開即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
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萬淳化初移知桂
州初開在全州有卒訟開開即杖背黥面送闕下有
司言卒罪不及徙召開下御史獄劾繫削二官黜為
後州團練副使移滁州復舊官知環州二年移邠州

特調民輩送越環慶已再運民皆傷折產業轉運使
復督役運民數千人入州署號訴開貽書轉運使曰
開近離環州知易糧之數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蓋
農方作再運半歲老幼疲弊言未運竭奈何又苦之
不罷開即馳詣闕下白於上前則美卒罷之及知曹邢
二州真宗即位加如京使歸命命開代州上言曰國
察初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三益志守
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遠州積弊
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德厚臣等心畏
又西鄙今雖歸明他日未可必得臣等願復舊業

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為患更深三言契丹則君臣又
定蕃漢之分敵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長慮西顧
俟未暇貪心不悅其下習在虜者莫不憂慮未
足姑息未能感思望常預備之以長持守其要
重場足其貪婪以撫慰未其憤以寬視是兵念
人皆由入其窺厚結其心為我孽矣如有動靜使
海禁今夜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
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總習謀臣猛將則又懸殊是以
七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書其虛征戰則軍捷
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
敢指

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
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吏召龜虎使其
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
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
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
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
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
如銀臺主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
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
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主司復歸樞密審刑院

復歸刑部去其繁細者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執
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
優逸無以試材直材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
贊弼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
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已上選朝官知三千戶已上
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
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於利祿仍均
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
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不和同隙則致于傾危
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

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恭惟太祖神武太
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事不知望
陛下下鑒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即斷合行即行愛惜
忠言之臣體察敷諫之實實臣之塵著位位寔符符心心重重辨
狂狂理理拙拙唯唯望望明明怒怒之之開開至至州州事事城城重重戰戰具具請請得得多多阻
議議不不暢暢開開謂謂其其從從子子曰曰吾吾觀觀昂昂首首有有元元靈靈多多矣矣先先來
元元靈靈上上是是將將豆豆矣矣吾吾聞聞師師克克在在和和令令請請得得德德一一
元元靈靈是是我我矣矣即即或或換換邸邸從從忻忻州州刺刺史史元元靈靈而而不不還
關關上上書書六六請請車車一一駕駕禮禮六六河河第第四四年年徒徒舍舍地地進進為為首首
卒卒年年五五十十四四等等其其子子德德為為三三班班奉奉職職請請差差官官三三等等各各

又曰然然志極則物應思精則道宗
談言者若無云太極之生曰地曰天
之用而水居一焉水之流適則為江
則為海方總則為湖若今所謂湖海
然始無區其大無徒含陽字陰字
百川不敢逾有若臣者有若賓者有
者有若附庸者有若埽奴者若鳥會
一出百會咸處麾下每六合澄靜中
倉繼雷不霧太陽望舒出浸其間萬
之為巨澤為長川為水府為大淵縱
之不踰焉之不

卑乍若賢人以重自持誘之不前犯
將以謀守邊澎澎淠淠浩爾一致又
義冲冲漠漠二氣交錯又若混沌凝
輿之心曾溟海之郭郭也三代之前
滔天與物迴薄滅木襄陵無際無廓
斯作乃命玄夷授禹之機隧山陘谷
藉金在鎔若水在工流精成器夫何
允執厥中既巽其性遂得其正有升
臣應之曰升降動靜可得聞乎神曰
友非柔非剛非直非曲非玄非黃劃
象為坎本乎義

皇外婉而固內健而彰降以姤始升以復張其靜處
陰其動隨陽六府之甲萬化之綱式觀是澤乃知天
常若乃四序之變九夏攸虞烘然而炎沸然而煮群
物鴻洞爍為隆暑澤之作頎然其容若去若住若茹
若吐靈超慄觀杳不可觀蒸之為雲散之為雨倏忽
萬象如還太古真可嘉也若乃秋之為神素氣清泚
肅肅條條群籟四起澤之動黝然其姿若挺若倚若
行若止巽宮離離為之騰風蒼梧崇崇為之供雲四
顧一色點然氤氳其聲瀾瀾若商非商若徵非徵東
奏海門一浪千里又足畏也言其狀則石然而骨岸

然而革氣然而榮澤然而脉有山而心有洞而腹有
支而體有珠而目穹鼻孤島呀口萬谷臂帶三吳足
跬荆巫或跂然而望或一翼然而超彭蠡震澤記可云
乎臣又問曰澤之態已闡命矣水之族將如何居神
曰大道變易或文或質沉潛自遂其類非一或被甲
而遭或曳裾而圓或禿而跂或角而蜿或吞而呀或
呿而牙或心以之蟹或目以之蝦或脩臂而立或橫
鰲而疾或髮於首或鬚於肘或儼而荏或毅而黝虺
虺玢玢若大虛之含萬彙各循其生而合乎群者也
臣又問曰若神之資其品何如也神曰清矣靜矣麗

矣至矣邈難知矣肇于古古有所未達形于今今有
所未察非希夷合其心於自然然後上天入地把三
根六况水居陸處夫何不燭彼鯨鯉之賢轡龍之仙
乃吾之肩也其餘海若夫吳陽侯神胥覬覬而遊魯
不我儔臣又問曰易稱王公設險是澤之險而歷代
興衰其義安取神曰天道以順不以逆地道以謙不
以盈故治理之世建仁為旌聚心為城而弧不暇弦
矛不暇鋒四海以之而大同何必恃險阻何必據要
衝若秦得百二為帝齊得十二而王其山為金其水
為湯守之不義我歛然而亡水不在大恃之者敗水不

在微怙之者危若漢疲於昆明樂困於酒池亦其類
也故黃帝張樂而興三苗棄義而傾則知洞庭之波
以仁不以亂以道不以賊惟賢者觀其知而後得也
於是盤桓徙倚凝精流視整以辭對倏然而晦徐鉉
見之曰是玄虛之流也人多傳馮端拱初太宗知其
名召試辭賦擢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賜緋魚
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
云兩制誠堪羨青雲待玉輿上依韻和以賜之有狹
劣終雖舉通才列上台之句議者以為誠嘉正之好
進也未幾被病詔以為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鬻得

錢鞏歸家忽一縉自地起立良久而仆聞者異之嘉
正疾遂篤月餘卒年三十七子紆太子中舍

羅處約字思純益州華陽人唐酷吏希奭之裔孫伯
祖袞唐末為諫官父濟仕蜀為升朝官歸朝至太常
丞處約嘗作黃老先六經論曰先儒以太史公論道
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其所以病也某曰不然道者
何無之稱也無不由也混成而仙兩儀至虛而應萬
物不可致詰况名之曰道道既名矣降而為聖人者
為能知來藏往與天地準故黃老姬孔通稱焉其體
曰道其用曰神無適也無莫也一以貫之胡先而尊

孰後而愧六經者易以明人之權而本之於道禮以
節民之情趣於性也樂以和民之心全天真也書以
叙九疇之秘煥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敷名教
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是道與六經一也矧仲尼祖
述堯舜而况於帝鴻氏乎華胥之治太上之德史傳
詳矣老聃世謂方外之教然而與六經皆足以治國
治身清淨則得之矣漢文之時未建學校實后以之
而治曹參得之而相幾至措刑且仲尼嘗問禮焉俗
儒或否其說今曰春秋昭公七年郊子來朝仲尼從
而學焉俾後之人敦好問之旨矧老子有道之士周

之史氏乎余謂六經之教化而不已則臻于大同大道之行則蜡賓息歎黃老之興六經孰為先而孰為後乎又何必繅籍玉帛然後為禮為虞鏞鼓然後為樂乎余謂太史公之志斯見之矣惡可以道之跡儒之末相戾而疾其說病之者可以觀微未可以觀妙人多重之登第為臨渙主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吳縣王禹偁知長州縣日以詩什唱酬蘇杭間多傳誦後並召赴闕上自定題以試之以禹偁為右拾遺處約著作郎皆直史館賜緋魚會下詔求謹言處約上奏曰伏觀今年春詔旨責以諫官備員未嘗言事雖九

寺三監之官亦得盡其謏議陛下度恭考神鷹精爽理力行王道坐致太平心先天而不違德生民而未有所以歎玄黃之協氣為動植之休祥而德不茂功成曩求賢言比真善充實美達之用心以是日以來後朝之明或於知士之內預聞時政之言者曰皇上以三司之中知計所屬通言既屬調條實事率意盡善之舉實為明中之道竊謂管上言欲置一官以充官善是五言言各司其司先執事官巨以三司之制非言也蓋唐制中書之後上為相初河朔十三軍藩表臣臣以言亮德之方世文自德言者分三三以言

之官屬而類朝之者蓋其職也
蓋其所以處之優其後以龍之也
越後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因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此則不覺於者或地也之人用者
士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言言言言之說亦從種收敵之一端也
然而聖王之政
乎始平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命之言以為事不師古匪故攸聞之二與曰君若古
帝堯若稽古帝舜皆謂慎考古道而致治乎又臣所
見莫若復尚書都省故事其尚書丞郎正副員外郎

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大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
筦權支度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
以責其集事今則金部倉部安能知儲廩帑藏之盈
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
久生常况此却復都省之事下臣猶能僉知其可况
陛下聰明濬哲乎然議者以為不行已久難於改更
若斷自宸心不於相府都省之制故典存焉上令下
從孰為可蓋人者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在周易有之天地革而四時成此言能改命
而制及小人樂成則革面以順上矣况三司之命

興於近代堆案盈几之籍何嘗配省覽之乎復就三司之中更分置僚屬則愈失楨原矣今三司勾院即尚書省比部尤爲勾覆之司周知內外經費陛下若欲復之則制度盡在迨及九寺三監多爲冗長之司雖有其官不舉其職伏望陛下當治平之日建垂久之規不煩更差使臣別置公署如此則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省其冗員則息其經費故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伏望法天地簡易之化建洪範大中之道可以億萬斯年垂衣裳而端拱矣受詔荆湖路巡撫欲以苛察立名所奏劾甚衆

官吏多被黜責淳化三年卒年三十三初濟爲開府司錄太宗尹京頗嘉其彊幹太平興國中處約兄賁同舉進士上臨試知賁濟之子遂置之高等年處約復登第賁後至員外郎處約形神豐碩見者加重雖有詞采而急於進用時論亦以此簿之卒後蘇易簡王禹偁集其文凡十卷題曰東觀集禹偁爲序易簡表上之詔付史館蜀士又有較儲褚平興國中進士後直史館使河北督軍糧陷于契丹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臯河南人父重榮晉成德軍節度五代史有傳德裕生于真定未甚重榮舉兵敗

乳母抱逃水竇中將出為守兵所得執以見軍校秦
習習與重榮有舊因匿之習先養石守瓊為子及年
壯無嗣以德裕付瓊養之因姓秦氏習世兵家以弓
矢狗馬為事德裕孩提即喜筆硯遇文字輒為誦讀
聲諸子不之齒習獨異之既成童俾就學遂博貫文
史精於禮傳嗜西漢書習卒德裕行三年服然後還
本姓習家盡以橐裝與之凡白金萬餘兩德裕却之
曰斯秦氏之蓄於我何有丈夫當自樹功名以取富
貴豈屑於他人所有耶聞者高之開寶二年擢進士
甲科歸州軍事推官歷大理寺丞著作佐郎太平興

國中累遷秘書丞知廣濟軍時軍城新建德裕作軍
記及圖經三卷優詔嘉獎俄改太常博士八年通判
秦州就知州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通判廣州未
行宰相李昉言有史才郎以本官直史館端拱初
改金部員外郎淳化初知開封縣會備三館職改直
昭文館三年春廷試貢士德裕與史館脩撰梁周翰
並為考官上顧宰相曰此皆有聞之士而老於郎署
周翰狹中德裕嘗朕聞其能改矣遂並賜之金紫俄
遷司勳員外郎至道初德裕常作九絃琴五絃阮須
以獻上稱其詞采古雅至道三年轉金部郎中出知

睦州遂判太府寺成平五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性介
潔以風鑑自負王禹偁孫何嘗初遊詞場德裕方為
延譽及領考試何又其者選然酣飲太過故不被獎
擢有集四十卷

錢熙字太雅泉州南安人父号讓陳洪進者清溪令
熙幼穎悟及長博貫群籍善屬文洪進嘉其才以弟
之子妻之將署熙府職辭不就著楚鴈賦以見志尋復
辟為巡官專掌歲奏洪進歸朝熙不叙舊職舉進士
雍熙初携文謁宰相李昉昉深加賞重為延譽于朝
令子宗諤與之游明年登甲科補度州觀察推官

代還屬準掌吏部選上封薦錢若水陳充王扶洎熙
皆有文得試中書遷殿中丞賜緋魚者四萬來王賦
以獻人萬餘言太宗嘉之即以本宮直史館淳化中
參知政事李穀易簡對太宗言趙匡胤追稱皇帝每歲
幾李象昉陽即命熙乘傳而往盡取其書來上熙嘗
與楊徽之書及張洎錢若水將發題恩熙與徽之書
同鄉里相親善又語及其事曰吾因以語海客意熙
文得試之熙坐削職判湖州後徙衛州旋遷之常
博士真宗即位遷右司諫李穀請以熙為直學士熙乃
與穀領趙况趙安仁同表請復熙官不報

杭州政多專運為傳運使所委使領別志始屬食業
好學善談笑精學禮有珠璧道首風韻日慎言成疾
咸平三年卒年四十一人嘗擬古樂府書經三言三言篇
及楷刑論論識者所許有集十卷子處三本處士及
第

列傳卷第九十九

